

大明太宗皇帝御制藏經贊

朕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演三

藏十二部之玄言所以指教垂

義者尚矣自其言流于中土翻

譯其義以化導群類非上根圓

智之士鮮能以通之而得其要

者或寡矣天治心

道心也者虛靈明

該貫萬理而無所

多聞必由於藏海

於一心以是修證超乎圓妙常

住不動無有所蔽此誠末世之

津梁迷途之明炬也朕撫臨大

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

之恩垂緒之德劬勞莫報乃遣

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梓印

施以資為薦揚之典下界一切

佛

贊以願轉

藏

生靈均沾無窮之福如是功德

有不可名言若夫世之由迷惑

真交纏故業茫然而莫之所歸

者不究竟於斯亦莫能得其體

而返其真也推是心以濟拔流

來慈悲之

于卷首且

如來演義諦

法音遍克周

世界恆河沙

一一皆具足

化導於群類

咸得成正觀

有漏諸微塵

悉超於覺海

歷阿僧祇劫

廣開方便門

有一弗徹者 誓不成佛陀

我今念眾生 是故廣演說

深心奉塵刹 俱願澄菩提

上報二重恩 下濟諸途苦

昔登無上覺 欲漏盡消除

成就勝妙心 以拯諸末劫

廣此密因義 布施於竺乾

頻伽大梵音 無少不思議

如十方擊鼓 無礙於音聲

有耳皆獲聞 聞者即成覺

堅固無動轉 永不墮輪回

世尊為證明 作如是贊嘆

功德不可說 永被於生靈

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

第三三冊目錄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三十卷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而一——咏十)		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二十卷	唐義淨譯	(樂一——殊十)		二八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	二十卷	唐義淨譯	(貴一——賤十)		四三六
善見毗婆沙律	十八卷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	(禮一——別八)		六〇三
大比丘三千威儀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別九——十)		七七六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十四卷	唐義淨譯	(卷第一至卷第十二)		七九六
尊一——卑二)					七九六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一

而一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初分第一四波羅夷法之一

佛在須賴婆國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詣毘蘭若邑住林樹下其邑有婆羅門名毘蘭若波斯匿王以此邑封之聞佛釋種出家學道成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普知世間一切心念爲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與諸弟子來遊此邑歎言善哉我

願見佛即與五百眷屬前後圍遶出詣佛所遙見世尊在林樹下諸根寂定光明殊特歡喜踊躍下車步進住立問訊却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聞法歡喜即白佛言願佛及僧受我安居三月供養佛言我此衆多而汝異信異見異樂所奉事異復白佛言我雖異信異見異樂不以世尊此衆爲多如是至三佛乃受之即從座起右遶而去還家辦具安居供養時魔波旬作是念今婆羅門請佛及僧安居三月我當厭固迷亂其意

念已即來厭之彼婆羅門爲魔所厭即入後宮受五欲樂勅守門者我今遊宴三月在內外事好惡一不得白都不復憶請佛及僧爾時彼國信向邪道邑里未有精舍講堂城北有山林流清淨佛與大衆即而安居時世饑饉乞求難得入里分衛都無所獲時波利國有販馬師驅五百匹馬夏初來至熱時已到見此邑清涼水草豐茂便共停止養食諸馬時諸比丘至馬師所默然而立時彼馬師信佛心淨慈念比丘乞求無獲便作是言正有

馬麥若能食者當減半分一升相與足以支身可以行道諸比丘言佛未聽我食於馬分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讚歎少欲知足告諸比丘自今已後聽食馬分時阿難即取佛分情人爲麁供養世尊諸比丘衆春煮而食

時尊者目犍連在靜處作是念今此國中乞食難得我今當與得神通者到鬱單越食自然杭米念已即從座起至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向作是念今此國中

乞食難得當與得神通者到鬱單越食自然杭米佛告目連汝等可爾凡夫比丘當如之何目連白佛我當以神力接之佛言止汝雖有是神力宿對因緣欲置何所又奈將來諸凡夫何目連受教默然而止

時尊者舍利弗在靜處作是念過去諸佛何佛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久住念已即從座起至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我向作是念過去諸佛何佛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久住爾時佛讚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所

念善所問亦善舍利弗惟衛佛尸棄佛隨葉佛梵行不久住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梵行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三佛梵行不久住三佛梵行久住佛告舍利弗三佛不爲弟子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佛及弟子般泥洹後諸弟子種種名姓出家速滅梵行譬如蠶蠶散華置四衢道四方風吹隨風飄落何以故無絀持故如是舍利弗三佛不爲弟子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所以不得久住又舍利

弗隨葉佛與千弟子遊恐怖林所以名曰恐怖林者未離欲人入此林中衣毛皆豎是故名曰恐怖林也彼佛為弟子心念說法口無所言諸比丘當思是不思是當念是不念是當斷是當修是當依是行諸比丘心知是已漏盡意解得羅漢道舍利弗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廣為弟子說法無有疲厭所謂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憂陀那尼陀那育多伽本生毘富羅未曾有阿婆陀那憂波提舍結戒說波羅提木又佛及弟子般泥洹

後諸弟子雖種種名姓出家不速滅梵行譬如雜華以繩連之置四衢道四方風吹不能令散何以故繩所持故如是舍利弗三佛廣為弟子說如上法是故梵行所以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以不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又梵行不久住者唯願世尊為諸弟子廣說法結戒說波羅提木又今正是時佛言且止我自知時舍利弗我此眾淨未有未曾有法我此眾中最小者得須陀洹諸佛如來不以未有漏法而為弟子結戒我此眾

中未有持多聞人故不生諸漏未有利養名稱故未有多欲人故未有現神足為天人所知識故不生諸漏

爾時世尊三月安居竟便告阿難汝來阿難共至毘蘭若所阿難受教整衣服從佛至其門下時婆羅門在高樓上五欲自娛遙見世尊即便憶悟疾疾來下拭席整座五體投地為佛作禮悔過自責我愚癡人請佛安居竟不設供非情中悔亦非無物正自迷忘不復憶念嗟願世尊受我悔過佛言汝實愚癡請

佛及僧竟不供養理應悔過今當與眾受汝懺悔又告婆羅門我聖法中知懺悔者增長善法彼婆羅門復白佛言願佛及僧留住一月受我供養佛不受之告言汝婆羅門異信異見但能請佛已是大事如是至三佛又不受告言我已在此安居三月今應遊行不得復住彼婆羅門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明日錢送供養佛便默然受之時婆羅門竟夜具辦種種餚饌至明食時便敷牀座白時已到世尊與眾弟子俱往就坐彼婆羅門即設

所供手自斟酌食畢行水以劫貝四張草屣一量奉上世尊僧各兩張草屣一量為安居施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安居施以此白佛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成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因毘蘭若從今日後聽受安居施即

皆受之於是婆羅門心大歡喜取小牀於佛前坐佛復為說隨喜之偈

一切天祠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異學中 毘婆帝為最 一切眾人中 轉輪王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水為最 一切照明中

日月光為最 天上天下中 佛福田為最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更為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起向僧伽尸國展轉遊歷後之毘舍離住獼猴河邊重閣講堂為諸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爾時迦蘭陀邑諸長者事緣入城聞佛世尊在重閣講堂皆詣佛所見佛世尊與無量眾圍遶說法時彼眾中有長者迦蘭陀子名須提那聞法歡喜即作是念如我解佛所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盡

壽廣修梵行出家無著譬如虛空我今寧可以家之信出家修道衆會各歸前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向聞佛說法作如是念如我解佛所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盡壽廣修梵行出家無著譬如虛空我今寧可以家之信出家修道世尊我今有是念今欲出家唯願與我出家受戒佛言甚善汝父母聽未答言未聽佛言一切佛法父母不聽不得爲道即白佛言我今當還啓白父母佛言今正是時於是須提那便從座起右遶三匝

還家白父母言我聞佛法在家縛著今欲出家廣修梵行父母答言止須提那莫作是語吾先無子禱祠神祇僅而有汝一子之愛情念實重死不相遠如何生離汝家饒富金銀寶物恣汝修德現世受樂何用出家奪吾情志苦請至三父母不許便從座起住於別處作是誓言若不得出家終不復食於此而死何用徒生即便不食至于六日親戚聞之咸來慰喻言汝父母唯汝一子愛念情重死尚不遠況聞生離汝家大富可以樹德道由於

心不在形服何必傷生苦違父母如是至三默然不受又時諸友亦來諫之苦言如上亦復如是各捨之去至父母所咸作是言如我所見不可復轉若聽出家猶可時見不樂道者歸來有期絕養六日餘命漏剋數日之間當棄中野鷄鳥吞啄虎狼競食人父人母胡寧忍此父母聞已銜淚答言聽子出家修於梵行但爲我共要時還相見親友聞已皆大歡喜復至其所語言汝父母已許汝出家不忘時歸便得去矣須提那即大歡喜至父母

所自言我今詣佛出家修道父母便悲泣答言聽汝出家廣修梵行但勿忘要時還見我於是須提那拜辭父母遶三匝而去還至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父母已聽唯願與我出家受戒佛言善來比丘修諸梵行我善說法斷一切苦佛說是已須提那鬚髮自落袈裟著身鉢盂在手即成沙門得具足戒出家未久時世饑饉諸比丘入城分衛者都無所獲須提那在閑靜處作是念今此饑饉乞求難得我所生處飲食豐樂當將諸比丘還

我本邑今得供養并福度彼便從座起與諸比丘還到本邑住林樹下父母聞之勅其婦言汝可莊嚴如吾子在家所好服飾莊嚴既畢父母將之同詣彼林時須提那見父母來起迎問訊父母語言汝何用毀形在林樹間可還捨道在家修善白父母言不能捨道還就下賤如是至三執心彌固父母嗔捨之還家須提那婦數日之中便有月水即以白始歡喜言是有子相即勸莊嚴如前服飾父母復將共詣彼林時須提那問訊如上父

母復言汝何用毀形在林樹間受此風霜飢寒困苦汝家財富天下所知但我私寶積没人首況父母物孰能量計汝可還家恣意修善現世受樂後享福慶白父母言如子所見五欲傷德歡樂如電憂苦延長終不以此捐修梵行如是至三答啓彌厲父母復言爾雖吾子今爲釋種違我以道夫復何言但祖宗繼嗣人倫貴重王憲嗣絕財物沒官吾備之矣汝豈不知餘願所期在汝續種汝其思之吾言盡矣時須提那聞誨悲泣默然奉命便

與婦同歸在於本室三返行欲乃有神降時兜率陀大威德天命終受胎爾時地神告虛空神言迦蘭陀子於未曾僧中作未曾有事虛空神告四天王四天王告忉利天展轉相告乃至梵天其婦月滿生子聰達名曰續種年大出家成阿羅漢時須提那犯此惡已即自悔責我今失利云何於佛正法出家而不究竟修於梵行羸瘦憔悴纔有氣息諸比丘見問言汝先好顏色今何憔悴將無不樂梵行犯惡罪耶答言我犯惡罪是故爾耳即問

汝犯何罪答言我共本二作不淨行諸比丘言汝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種種訶責如佛所說訶責已將至佛所以事自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諸佛常法知而故問知而不問知時問非時不問有益問無益不問諸佛常法有五百金剛神侍衛左右若佛問三返不以實答頭破七分佛問比丘欲何所說諸比丘重以白佛佛問須提那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愚癡人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

今未信者信已信者退汝不聞我種種訶責欲想欲覺欲熱讚歎斷欲離欲想除欲覺滅欲熱我常說欲如赤骨聚如大火坑如利刀如利箭如毒蛇如毒藥如幻如夢誑惑於人汝今云何作此大惡汝豈不聞我所說法未離欲者能使離欲已放逸者令不放逸能斷渴愛離有為法無學離欲向無為道示人正要畢竟泥洹汝豈不畏三惡道苦汝若不作此大惡者佛正法中必得無量諸善功德汝初闢漏門為此大惡波旬常伺諸比丘短汝今便為開魔徑路摧折法幢建立魔魔須提那寧以身分內大火坑若毒蛇口不應以此觸女人身汝所犯惡永淪生死終不復能長養善法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何等為十所謂僧和合故攝僧故調伏惡人故慙愧者得安樂故斷現世漏故滅後世漏故今未信者信故已信者令增廣故法久住故分別毘尼梵行久住故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姪法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有阿練若比丘在空閑處住有獼猴羣住彼左右時一比丘念雌獼猴以食誘之遂共行欲後衆多比丘案行卧具到其住處時彼比丘入城乞食雌獼猴來現姪欲相諸比丘共作是語觀此獼猴必當有故共伺察之其狀必現先住比丘須臾來還獼猴即住現受欲相時彼比丘便共行欲諸比丘見語言汝不聞佛結戒比丘行姪得波羅夷耶答言佛制人女不制畜生諸比丘言人女畜生有何等異汝比丘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令未信者信已信者退汝不聞世尊種種訶責欲想欲覺欲熱具說如上訶已將至佛所以事自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愚癡人所作非法種種訶責亦如上說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姪法乃至共畜生得波羅夷不共住佛在舍衛城爾時衆多比丘不樂修梵行共作是語佛法出家甚為大苦我等當共行白衣儀法外道儀法行白衣事外道事時亦入

村非時亦入村行殺盜姪飲酒食肉晝夜觀
伎歌謠自娛數作是語無有慙愧時有持戒
比丘少欲知足種種訶責已將至佛所以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言汝實爾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不應共作是
語行外道儀法白衣儀法若言行外道儀法
語語偷蘭遮白衣儀法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時有跋耆比丘名孫陀羅難
陀衆所知識供養恭敬不樂修梵行作外道
儀法白衣儀法行殺盜姪種種惡事彼諸居

士不信樂佛法者訶責言云何沙門釋子作
如此惡處咸言孫陀羅比丘亦受五欲樂
此等比丘無沙門行無婆羅門行不受沙門
法不受婆羅門法此等比丘所不遊處皆得
善利惡聲流布遍聞天下時孫陀羅還至衆
中作是言與我出家受戒諸比丘言須白世
尊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孫陀羅非比丘若已受戒應白四羯磨作滅
擯若上座若上座等知法律者應如是白大
德僧聽孫陀羅比丘戒羸不捨行姪法今僧

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白
如是大德僧聽孫陀羅比丘戒羸不捨行姪
法今僧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誰諸長老忍
默然不忍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僧與孫陀
羅比丘作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告比丘若比丘言行白衣儀法外道儀法
不名捨戒若口言我捨戒名為捨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諸比丘同學戒法戒
羸不捨行姪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
夷不共住比丘者乞比丘持壞色割截衣比

丘破惡比丘實比丘堅固比丘見過比丘一
語受戒比丘二語受戒比丘三語受戒比丘
善來受戒比丘如法白四羯磨受戒比丘是
名比丘同學者如佛所說盡形壽不犯同學
是學是名同學戒法者所受不缺戒不生惡
法戒成就善法戒定共戒戒羸不捨者睡眠
捨戒向睡眠人捨戒不名捨戒醉捨戒向醉
人捨戒狂捨戒向狂人捨戒散亂心捨戒向
散亂心人捨戒病壞心捨戒向病壞心人捨
戒向非衆生向非人向畜生捨戒遣使遣書

捨戒作相捨戒動手捨戒相似語捨戒獨
想獨不獨想不獨獨想捨戒中國語向邊地
人邊地語向中國人捨戒戲笑捨戒不定語
捨戒瞋心捨戒強逼捨戒不應向捨戒而向
捨戒皆不名捨戒不發言捨戒不名捨戒是

名不捨戒反上名捨戒或戒羸非捨戒或捨
戒非戒羸或戒羸亦捨戒或非戒羸非捨戒
云何戒羸非捨戒若比丘不樂修梵行不樂
修梵行已猶敬佛法僧敬敬沙門法敬比
丘法敬毘尼敬波羅提木叉敬和高阿闍梨

同和尚阿闍梨敬同梵行人不謗三尊而憶
鄉土園觀浴池山林樹木父母兄弟姊妹兒
女乃至奴婢如是憶念愁憂不樂而盡形壽
不犯梵行是名戒羸非捨戒云何捨戒非戒
羸若比丘不樂修梵行不樂修梵行已猶敬
佛乃至敬同梵行人彼作是念欲作沙彌若
優婆塞乃至欲作外道梵志非沙門釋子復
作是念我今欲捨佛法僧捨戒捨毘尼捨波
羅提木叉捨和尚阿闍梨捨同和尚阿闍梨
捨同梵行人即作是言我今捨佛何用佛焉

佛有何義我今於佛得脫乃至言我今得脫同梵行人復作是言作非沙門釋子畜我作如是謗佛法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心念口言向人說是名捨戒非戒贏云何戒贏亦捨戒若比丘不樂修梵行少敬佛法僧乃至少敬同梵行人憶念鄉土乃至奴婢作是念我今欲捨佛法僧乃至捨同梵行人即作是言我今捨佛何用佛為佛有何義我今於佛得脫乃至脫同梵行人復作是言作非沙門釋子畜我作如是謗佛法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心念口言向人說是名戒贏亦捨戒云何非戒贏非捨戒若比丘於所受戒堅持不捨不動不轉是名非戒贏非捨戒行姪法者姪法名非梵行法懈怠法狗法可惡法二身交會出不淨是名行姪法波羅夷者名為墮法名為惡法名斷頭法名非沙門法不共住者如先白衣時不得與比丘共一學等學不等學不餘學不與比丘共一羯磨等羯磨不等羯磨不餘羯磨不與比丘共一說戒等說戒不等說戒不餘說戒是名不

共住諸佛世尊善正說法亦善說譬說犯姪者如針鼻缺不可復用如人命盡不可復活如石破不可復合如斷多羅樹心不可復生是中比丘與三種衆生行姪犯波羅夷人非人畜生比丘與三種女行姪犯波羅夷人女非人女畜生女與三種男人男非人男畜生男三種黃門人黃門非人黃門畜生黃門三種無根人無根非人無根畜生無根三種二根人二根非人二根畜生二根行姪亦如是比丘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姪大小行處口中眠時醉時狂時散亂心時病壞心時死時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蘭遮無根男時黃門亦如是於上諸處行姪外方便內出不淨內方便外出不淨眠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蘭遮比丘若為強力

所逼於上諸處行姪入時受樂出住不受出時受樂入住不受住時受樂出入不受出入受樂住時不受入住受樂出時不受出住受樂入時不受出入住時受樂眠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蘭遮出入住時都不受樂不犯若比丘姪欲心以男根內上諸處一分皆波羅夷若以指一切外物內上諸處皆偷蘭遮比丘尼亦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驅出不犯者狂心亂心病壞心初作此四種不犯自下諸戒皆如是悉不復出佛在王舍城爾時有比丘名達尼迦是陶家子於乙師羅山作草菴住至時持鉢入城乞食取糞人於後輒壞其菴持材木去食後還已復更治之如是至三心轉懷恨便作是念我身幸能善於和泥何為不作完成^{十五}屋以免斯患即使作之春棘楮椳柱桁櫺綺疏牖戶巧妙若神積薪燒成色赤嚴好大風吹時作簷篋聲佛在耆闍崛山遙見其屋種種刻畫色赤嚴好問阿難言彼是何屋阿難白

佛是達尼迦身力所作佛告阿難是達尼迦所作非法云何出家為此惡業殘害物命而無哀愍我先種種說惡忍法如何比丘無此惡心世尊如是種種訶已告諸比丘汝等往彼破其所作比丘受教即往屋所時達尼迦從屋內出問諸比丘我不相犯何為羣黨欲破我屋諸比丘言奉世尊勅非我等心達尼迦言法王所壞我復何言諸比丘即共破之將達尼迦還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達尼迦汝實作不答言實作世尊

佛種種如上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若比丘作燒成瓦屋偷蘭遮自現工巧突吉羅時達尼迦復作是念我先結草庵輒為人所壞後作瓦屋復違法王出家之體今寧可更求好材木建立大屋必得久住無復苦惱復作是念王舍城典材今是我知識當往從索念已便往語言我須材木可以與我典材令言我於材木不得自由問言由誰答言由王達尼迦言王已與我典材令言若王已相與隨意取之達尼迦便取城防大材斷截持去時

雨舍大臣案行諸處遇見於道即問典材令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彼比丘答言非是我與復問是誰答言是王雨舍即啓不審大王何以乃以城防大材與達尼迦王言誰道我與雨舍言是典材令王即勅左右收典材令受教即收將詣王所時達尼迦入城乞食道路見之問言汝何所犯繫縛乃爾答言由大德故致此大罪願見救免令其性命達尼迦言汝且在前吾尋後到時典材令既至王所王問汝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達尼迦自言

大王不敢專輒達尼迦言王敎使與王便勅乎時達尼迦已在門外王勅令前即前見王王問言我以何時與比丘材達尼迦言王豈不憶初登位時以一切境內草木及水施沙門婆羅門耶王言我本所施不及有主恠哉比丘乃作此方便而取人物復語言我是灌頂王如何當囚殺沙門汝今便可速還詣佛法王自當以法治汝時有聞者皆驚愕言達尼迦犯罪應死云何訶責而便放遣如此得脫誰不為盜又譏訶言沙門釋子親受王供

而盜王材況復我等當得無畏沙門釋子常讚歎不盜教人布施如何於今躬行賊法此等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如此惡聲展轉流布國中不信樂佛法長者居士婆羅門等遙見沙門輒種種罵諸比丘聞更相問言誰盜王材致是惡聲達尼迦言是我所作時諸比丘種種訶責汝所作非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毀訾不與取讚歎不盜汝今云何躬行賊法諸比丘如是訶責已將詣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達尼迦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世尊佛復種種訶責如須提那爾時摩竭大臣出家修道侍佛左右佛問比丘阿闍世王人盜齊幾便得死罪比丘白佛五錢已上便與死罪佛復以此更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盜五錢已上得波羅夷不共住佛在舍衛城時有衆多比丘作是語佛所制戒為聚落中物非謂空地又有諸比丘作是語犯與非犯制與不制但取無苦便各以盜心取空地有主無主物取已各生疑悔到阿

難所問阿難阿難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聚落空地有何等異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聚落若空地盜心不與取若王若大臣若捉若縛若殺若擯語言汝賊汝小汝癡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若城塹若籬柵周圍園達三由旬乃至一屋是名聚落聚落外除聚落所行處是名空地聚落外盡一箭道有慙愧人所便利處是名聚落所行處物屬他他所護不與而取

是名盜心又以諂心曲心瞋恚心恐怖心取他物亦名盜心若自取若使人取物離本處是名不與取國主聚落主灌頂王轉輸王名爲主典領國事者名爲大臣捉其手髮名爲捉械枷鎖名爲縛以刀杖等斷其命名爲殺驅出一住處乃至一國名爲擯離善法無記法墮不善處名爲賊無所識名爲小入黑闇名爲廢是中犯者地中物地上物虛空物聚落聚落物店物田物園園物屋屋物乘乘物擔擔物船船物池池物寄還遮路伺

路示處道道散取共取不輸稅地中物者若物在地中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掘地波逸提捉物突吉羅動物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地上物者物在地上若床架机橙戶榻椽棟乃至屋上樹上如是等盡名地上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發心及方便乃至捉物皆突吉羅動物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虛空物者若以神力置物空中或有主鳥銜或風吹來比丘作念我當盜

是物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物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聚落者周圍三由旬乃至一屋處比丘作念我當盜是聚落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得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聚落物者隨聚落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店者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店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店物者隨店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田者

水陸諸田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田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田物者隨田中所出五穀諸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園者菓菜諸園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園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園物者隨園中所出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屋者在家出家人所居屋若重屋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屋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屋物

者隨屋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乘者象馬車轝諸乘比丘作念我當盜是乘發心及方便乃至捉時皆突吉羅動物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乘物者隨乘上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擔者頭戴肩擔背負手提蓋名爲擔比丘作念我當盜是擔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時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擔物者隨擔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船

者皮船瓶船木船倅棧盡名為船比丘作念
我當盜是船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時偷
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

船物者隨船上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
物得者波羅夷池者波湖諸水盡名為池比
丘作念我當盜是池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
打杙推推波逸提繩量諍得直五錢波羅夷
減五錢偷蘭遮池物者隨池所出物比丘作
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寄者人寄比丘
物盜心不還物主心捨直五錢波羅夷減五

錢偷蘭遮寄還者比丘受他寄物盜心不與
役人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遮路者
比丘為賊遮路不聽異人來伺路者伺候見
人便往語賊示處者比丘示賊路處導道者
比丘在賊前導教取者教賊取物之方共取
者共賊取物不輸稅者比丘應輸稅而不輸
如上諸事取物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
遮若人物不與取五錢已上比丘比丘尼波
羅夷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驅出非
人物不與取比丘比丘尼偷蘭遮式又摩那

沙彌沙彌尼突吉羅畜生物不與取皆突吉
羅四種取人重物不犯自想取同意取暫用
取非盜心取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一

音釋

剽賓梵語也此云賊謹渠各切菜七政
借尺沼切居例切也春書各切杭古行切稻之經
也勉乾切也春書各切杭古行切稻之經
和箭切拭搭切也春書各切杭古行切稻之經
屬鍊同切拭搭切也春書各切杭古行切稻之經
割切職深切鴉赤脂切啄也竹角切成切焦切悴
德昨消切魔計為切檀來都切柱枕切房六
律泰辭切魔計為切檀來都切柱枕切房六
也機居矣切橙坐几切相下橫切街
木為切居矣切橙坐几切相下橫切街
胡胡切口找與切舉車舉切簿切抵切
越切破摩切澤也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初分第一四波羅夷法之二

佛在毘舍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脩不淨觀
得大果利時諸比丘即皆脩習深入厭惡耻
媿此身譬如少年好喜淨潔澡浴塗身著新
淨衣忽以三屍嬰如其頸膿血遍身虫流滿
體其人苦毒無復餘想但念何當脫此耻辱
諸比丘默惡此身亦復如是其中或有自殺
展轉相害或索刀繩或服毒藥有一比丘默

惡身已便往彌隣旃陀羅所語言為我斷命
衣鉢相與時旃陀羅為衣鉢故即以利刀而
斷其命有血汙刀持至婆求末河洗之尋生
悔心作是念我今不善云何為小利故而斷
持戒沙門性命得無量罪時自在天魔知其
心念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至其前從水踊
出立於水上讚言善哉汝得大利斷持戒沙
門命未度者度福慶無量天神記錄故來告
汝時旃陀羅便生惡邪見心大歡喜我今當
更度未度者彼旃陀羅善知獸身未獸身相

若凡夫比丘未離於欲舉刀向時心恐怖者是未歇身我若殺之得福甚少我今當求已得道果無恐怖者是手執長刀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高聲唱言欲滅度者我當度之時諸比丘獸惡身者皆出就之尋斷

其命於一日中殺二十乃至六十以是因緣僧數減少大德聲聞悉不復現爾時世尊從三昧起在露處坐大眾圍遶觀視僧衆告阿難言今日僧衆何故減少阿難白佛世尊一時為諸比丘說不淨觀比丘備習獸惡身

苦轉相殘殺乃至彌隣一日之中傷害梵行六十人命是故今日僧衆減少善哉世尊唯願更說餘善道法令諸比丘得安樂住佛告阿難汝今宣令休止毘舍離比丘皆使來集魯會講堂阿難受教即呼來集集已白言唯聖知時世尊從坐起至講堂就座而坐即問諸比丘實有上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衆生而今云何不憶此法訶已告諸比丘若自殺身得偷蘭遮罪又告從今已後

應修安般安念樂淨觀樂喜觀觀已生惡不善法即能除滅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手自殺人斷其命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爾時衆多比丘得重病有諸比丘來問訊言大德病寧有損苦可忍不病比丘言病猶未損苦不可忍便語諸比丘與我刀繩與我毒藥與我增病食將我至高岸邊時諸比丘皆隨與之病比丘或以刀自刺或以繩自絞或服毒藥或食增病食或墜高岸或自斷其命諸比丘見其死已

便生悔心以白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自斷人命與刀令死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斷人命持刀授與得波羅夷不共住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來問訊如上語諸比丘與我刀繩毒藥諸比丘言佛不聽我與人自殺之具然我有知識獵師當為汝喚令斷人命病比丘言為我速呼彼比丘走語獵師言此有比丘得重病不復樂生汝

為斷命可得大福獵師言若殺生得大福者屠膾之人得大福耶汝等比丘自言有慈悲心今教人殺教人殺與自殺有何等異時諸比丘皆生悔心往白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語諸比丘言自殺教人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殺教人殺得波羅夷不共住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語病者言汝等戒行具足應受天福若自殺者必得生

天何用如是久受苦為病比丘言若當如是雖有此苦不能自殺何以故若自殺者犯偷蘭遮罪又復不得廣脩梵行又訶言自手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而汝比丘為此惡業諸長老比丘問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自手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手殺人教人自殺得波羅夷不共住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亦

語病者言汝等梵行已立死受天樂何用久受如此病苦而不自殺病比丘言我等雖爾不能自殺何以故佛制自殺犯偷蘭遮又我病瘵得脩梵行爾時彼國又有賊難諸白衣骨肉分離備諸痛惱比丘語言汝等已脩生天福業何用受此骨肉生離憂悲之苦而不自殺答言我雖憂悲不能自殺何以故在世遭苦知脩道業又訶言沙門之道慈忍眾生云何讚死欲人自殺自殺讚死有何等異諸長老比丘問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自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所作非法自殺讚死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人若似人若自殺若與刀藥殺若教人殺若教自殺譽死讚死咄人用惡活為死勝生作是心隨心殺如是種種因緣彼因是死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入母胎已後至四十九日名為似人過此已後盡名為人自以手足刀杖毒藥等殺是名曰殺彼欲自殺求殺具而與之是名與刀藥使人殺是名教人殺

人取死是名教自殺言死勝生是名譽死讚死隨心遣諸鬼神殺是名作是心隨心殺是中犯者自殺遣便展轉使重遣指示言說眠時說向眠說醉時向向醉說狂時說向狂說亂心說向亂心說病壞心說向病壞心說遣書作相手語相似語獨獨想不獨獨想獨不獨想戲語色聲香味觸優波頭優波奢優波害自殺者自以手足刀杖等殺彼人死者波羅夷遣使者遣使殺彼人彼人死者波羅夷展轉使者遣甲殺某甲不自殺轉使乙殺死

者波羅夷重遣者始受使人不得殺還報比丘比丘更遣使殺死者波羅夷指示者指示日月星宿語人言汝福應生彼汝可自殺從而死者波羅夷言說者說生過惡讚歎死時因此死者波羅夷眠時說者比丘眠中說先所念言汝功德已成應可自殺彼人聞已待覺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我眠中欲利益汝故作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彼因是死波羅夷向眠說者向眠人作是語汝功德已成可以刀等自殺鬼神令眠中聞

即覺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汝眠時我欲利益汝故作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醉時說者醉中說先所念言汝功德已成應以刀等自殺彼人聞已待醒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我醉時欲利益汝故作是語今醒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向醉說者作是言汝功德已成汝可以刀等自殺醉醒已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我欲利益汝故汝醉時作是語汝今醒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此死者

波羅夷狂時說向狂說亂心說向亂心說病壞心說向病壞心說亦如是遣書者比丘遣書令殺彼作書字字偷蘭遮書至彼彼因是殺死者波羅夷作相者比丘語人言汝看我坐起舉手下手口言寒暑時便殺彼彼見相便殺死者波羅夷手語者作手語教人殺彼隨此殺死者波羅夷相似語者比丘作相似語教人殺彼隨此殺死者波羅夷獨獨想者突吉羅不獨獨想獨不獨想者偷蘭遮語者比丘戲笑語汝功德已成可應自殺彼人

問言何故說此比丘答言我先雖是戲言今意實爾汝可自殺因此死者波羅夷色者若比丘作呪術召惡色鬼神使恐怖人人因死者波羅夷聲者若比丘作是語汝父母兒女已死財物破散作如是語欲令憂惱自殺因此死者波羅夷者以毒合和諸香令嗅便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味者以毒著食中令食因是死者波羅夷觸者以迦毘毒藥塗身殺因是死者波羅夷優波頭者為一切眾生作罪獲若人墮死波羅夷非人墮死偷蘭遮畜生墮死波逸提優波奢者作弱牀薄覆其上安殺具使人坐上因是死者波羅夷優波奢者作蠱毒殺因是死者波羅夷若比丘作是念我當殺彼人發心時突吉羅作方便時偷蘭遮死者波羅夷若殺非人偷蘭遮若殺畜生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慈愍心無殺心佛在毘舍離時世饑饉乞食難得諸比丘入城分衛都無所獲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各隨知識就彼安居莫住於此受饑饉苦比

丘受教有往摩竭國者有往婆求末河邊聚落中者往河邊諸比丘集共議言今乞食難得此聚落中有信樂者我等當共更相讚歎其得初禪我亦得之其得二禪三禪四禪四無量處四無色定我亦如是其得四念處乃至八正道分三解脫門我亦如是其得八解脫九次第定十一切入十直道我亦如是其得堅信堅法四沙門果三明六神通我亦如是諸居士聞必生希有心作是語我得善利饒有如是得道聖人安居我邑便當具諸儲乃供養我等我等無乏得安樂住議已即便入城到諸富家共相稱讚如上所語而言汝得大利聖眾福田依汝聚落諸居士聞生希有心歎未曾遇皆滅已今不復祭祀斷施餘人并以供養諸佛常法一時大會春夏末月諸比丘皆來問訊摩竭國諸比丘安居竟羸瘦憔悴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諸佛常法客比丘來皆加慰問問言汝等安居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安居和合道路不疲但乞食難得時佛為說種種

妙法示教利喜令隨所住婆求末河諸比丘身體充悅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亦如上慰問諸比丘自言安居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佛即問言今世饑饉乞食難得汝等云何而獨言易諸比丘白佛我等在彼以乞食難得更相讚歎具說如上佛即問言汝等讚歎為實為虛比丘白佛有實有虛佛種種訶責虛者汝等非法不隨順道出家之人所不應作寧敢燒石吞飲洋銅不以虛妄食人信施汝等豈不聞我毀譽妄語之罪種種讚歎不妄語德而今云何為利養故虛誑自說得過人法復訶責言諸比丘世間有五大賊一者作百人至千人主破城聚落害人取物二者有惡比丘將諸比丘遊行人間邪命說法三者有惡比丘於佛所說法自稱是我所造四者有惡比丘不修梵行自言我脩梵行五者有惡比丘為利養故空無過人法自稱我得此等五賊名為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中之最大賊汝等云何為小利養作最大賊如是訶責已告諸比丘今以

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不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我
如是知如是見後時若問若不問爲出罪求
清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
妄語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有衆多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
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聞諸
比丘講論得道未得道相乃悟非道生慙愧
心作是念我等先未得謂得將無犯波羅夷
罪復有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過人法自謂

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廣學諸經生慙愧
心作是念如我今解佛所說法先未得謂得
是增上慢將無犯波羅夷罪復有少聞比丘
不學不問無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
於後時廣脩梵行得入道果生慙愧心作是
念我先未得謂得是增上慢將無犯波羅夷
罪諸比丘念已各詣阿難皆以問之阿難將
至佛所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各隨
其事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告諸比丘有五種現過人法一者愚癡二者

亂心三者隨惡四者增上慢五者實有若愚
癡亂心增上慢實有而自言我得犯波羅夷
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
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我如是知如
是見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爲出罪求清
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妄
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不知
不見者不知不見過人法一切出要法謂諸
禪解脫三昧正受諸聖道果是名過人法於
佛所說苦集盡道已辦已足更無所求是名

聖利滿足自說我如是知見法法亦知見我
是名自稱我如是知如是見若一月乃至一
歲後問彼云何得何處得從誰得以何法得
若不問而自發露所犯求戒淨心淨見淨疑
淨言我不知不見苦集盡道言知言見虛誑
妄語雖作如此發露故得波羅夷是中犯者
有二種得波羅夷一者先作是念我當虛說
得過人法二者當說時作是念我今虛說得
過人法復有三種得波羅夷二如上說三者
作是念我已虛說得過人法復有四種得波

羅夷三如上說四者異見說過人法復有五
種得波羅夷四如上說五者異想說過人法
復有六種得波羅夷五如上說六者異忍說
過人法復有七種得波羅夷六如上說七異
樂說過人法復有八種得波羅夷七如上說
八不隨問答說過人法有四種非聖語四種
聖語非聖語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
覺不知言知聖語者見言見聞言聞覺言覺
知言知又八種非聖語八種聖語非聖語者
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聞言不聞不

覺言覺覺言不覺不知言知知言不知反上
名八聖語又十六非聖語十六聖語非聖語
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覺不知言知
見言不見聞言不聞覺言不覺知言不知見
疑言不疑聞疑言不疑覺疑言不疑知疑言
不疑見不疑言疑聞不疑言疑覺不疑言疑
知不疑言疑反上名十六聖語若比丘向人
自稱得過人法解者波羅夷不解者偷蘭遮
向非人說偷蘭遮向畜生說突吉羅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

者實語

初分第二十三僧殘法之一

佛在舍衛城爾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身體羸瘦裁有氣息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有異比丘亦復羸瘦優陀夷問汝何故爾答言長老我為欲火所燒是故如是優陀夷言我先亦爾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汝若法我亦當如是彼比丘言汝所作非法非清淨行破沙門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訶欲欲想欲覺欲熱斷欲想除欲覺滅欲熱說欲如赤骨如毒藥汝今云何以此手出於不淨受人信施復以教人訶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亦種種如上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不淨僧伽婆尸沙

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不應散亂心眠若散亂心眠犯突吉羅散亂心眠有五過失一者惡夢二者善神不護三者不得明想四者無覺法心五者失不淨不散亂心眠有五德無惡夢善神護得明想有覺法心不失不淨有五因緣眠時形起一者大便盛二者小便盛三者風盛四者虫齒五者欲盛復告諸比丘若未離欲恚癡散亂心眠必失不淨雖未能離以繫念心眠者無有是過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不淨除夢中僧伽婆尸沙故出不淨者發心身動出不淨僧伽婆尸沙者此罪有殘猶有因緣尚可治有特怙得在僧中求除滅不淨有十種一者青色二者黃色三者紅色四者黑色五者赤色六者白色七者乳色八者酥色九者油色十者蜜色若發心身動欲出青色而黃色乃至蜜色出皆僧伽婆尸沙若發心身動欲出黃色乃至蜜色而餘色出亦如是有十種發心身動出不淨皆僧伽婆尸沙一者自試二者除病三者為顏色

四者為力五者為樂六者為布施七者為生天八者為外道祠天會九者為種子十者為大祠有五種發心身動出不淨皆僧伽婆尸沙內色外色虛空風水內色者已身外色者他身虛空者空中動身風者向風行水者逆水行又有五種發心身動出不淨僧伽婆尸沙大便盛小便盛風盛虫齒盛欲盛若發心身不動出不淨發心身不動出不淨皆突吉羅發心身動出不淨偷蘭遮不發心身動出不淨不發心身動出不淨不發心身動出不淨皆不犯眠時出不淨覺時發心身動偷蘭遮眠時身動覺時發心出不淨突吉羅眠時發心覺時身不動出不淨不犯沙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爾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作是念故出不淨世尊已制今當方便與女人相觸取細滑樂便掃灑房內敷好牀座取一小牀於露地坐有諸女人同來遊觀語優陀夷言我等故來欲看房舍答言姊妹隨意看之便將入房開戶開窗種種摩觸或捉或